

老松涛人讲述松涛水库大会战中惊心动魄的一幕——

“170”攻不下 海口将被淹没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许春媚 特约记者 郭树护



一九五八年松涛水库一七零大会战场景。

松涛水库，海南史上最大水利工程，当年曾经是“全国十大水库”之一。松涛水库的建成，使琼西北128万亩土地成了沃野良田，被人们视为“开发海南的第一把金钥匙”。近日本报记者了解到当年它的建设史中惊心动魄的一幕。

在49年前的2月，当年的松涛水库建设已实现了大江截流，但此时的导流洞还没有挖通，导致南渡江水位一天天上涨，如果不赶在汛期前将大坝筑至海拔170高度，配合导洪洞泄洪，海口、定安、澄迈等地将被洪峰冲入海底。



1958年，原广东省领导亲临松涛水库施工现场检查工作。

“手推车”推出大工程

“鉴于目前全国大跃进的形势，松涛水库机械化施工不能要求太高。因此，施工方针应是机械化、半机械化、手工操作相结合，土办法与洋办法相结合。”这是当年记载于《关于兴建松涛水库的决定》文件中的一段话。在今天看来，用极少数的机械，加上绝大部分的人力，建成像松涛这样的一个大水库，那就像是一个“神话”。但海南人民硬是用双手，创造了这个神话。

当时松涛水库工地的宣传干事蔡自强记得，在没有多少机械的条件下，大家就自己搞创造发明，改进生产工具，提高了生产力。取土、装土和运土是当时耗用人力最大的几道工序。“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挖土机，要想取土，就只有靠爆破。”蔡自强说，因为用土量太大，炸药供应紧缺。炸药厂的技术员经过多次讨论和试验，最终成功地利用硝酸钾、硝酸铵等化肥改造出了“土炸药”。

“像运土初期的车子，大部分是工地自制的独轮或双轮手推车，车轮最早是用木头做的，推起来很费劲。”蔡自强说，“为了省力，工人们把车子改装成胶轮滚珠、大车箱自动卸土的手推车。”改进后的手推车由木工厂赶工，迅速在工地上推广开来，大大加快了进度。

建设者们前后削平、搬移了附近13座山，总共夯实了490多万方土料。蔡自强颇为自豪地说：“松涛工程可是松涛人用手推车推出来的。”

(许春媚)

秋天的海南，阳光依旧灿烂。我们驱车前往儋州，再游松涛。

松涛水库的大坝横亘在名为狮子和琴山的两峰之间，如同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，用宽阔的胸膛阻挡住奔流不息的河水，迫使南渡江在它面前无奈地低下头，老老实实按照人类的意愿改变流向，顺着松涛灌区密如蛛网的水渠流淌，使琼西北128万亩土地成为了沃野良田。

遥望烟波浩淼的湖面，回想着当年参与水库建设的亲历者们的讲述，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千军万马奋战工地的喧嚣与繁忙……

建松涛 10多万人流血汗

年过七旬的方向明老人，是当年第一批进入松涛水库建设工地的老建设者。方老清楚地记得，广东省和国家水利部选定在南渡江上游兴建松涛水库的时间是1956年5月。海南区党委在接到文件以后，立即组织部署松涛水库的建设工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，1958年5月下旬，参加松涛水库建设的领导、干部、民工开始陆续进场，水库建设正式展开。

方向明说：“那时可以行驶汽车的道路只通到琼中的一个进出口，在那下车后还要步行翻过五六个小时才到工地。”

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，记者看到了一份1958年9月16日由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员会下发的《关于兴建松涛水库的决定》的文件。文件中记载着：“松涛水库本身工程，从8月份起就大量需要民工，并逐月增加，最高数量明年1、2、3三个月份，民工数达12万人左右，占全岛人口的4.3%。”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！为建设松涛水库，十多万海南人民为它付出了血汗！

拼死以赴“170”

170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，在老松涛人心目中，却有着特殊的含义，它讲述的是一个人力胜天的壮举。“170”，时任松涛水库党委秘书的欧大鹏告诉记者，这指的是大坝的海拔高度。

“当年170工程要是攻不下来的话，今天的海口也就不存在了。”欧大鹏感慨道，他记得，那是1959年2月，那时松涛水库建设已经实

现大江截流了，但此时导流洞还没有挖通，导致了南渡江水位一天天上涨，最危险时围堰高度146米，而水位已达144米，与此同时海南的汛期又日见逼近。经专家测算，只有赶在汛期前将大坝筑至海拔170米（即坝高53米）高度，并配合导流洞泄洪，才能确保抵御洪水。

“一旦江水漫过坝顶，不但大坝会垮，前功尽弃，下游地区的澄迈、定安、琼山、海口40万人的生命和财产，也会被洪峰冲入海底。”因此，“总攻170”成了当时所有建设者拼死以赴的任务。

昼夜筑坝 人停工不停

在极为紧迫的形势下，松涛水库党委将6.7万民工编成一个民兵团7个团，加上1个军工团，共7万余人，集中在大坝上总攻170。除一个团打石、备沙外，余者分为两个专班，昼夜轮流筑坝，人停工不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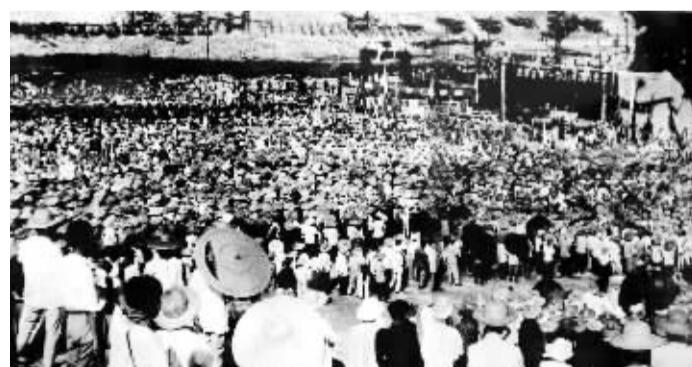
所有的任务都具体分配到各个连队去，虽然按规定每个连队都可以有半天休息，但事实上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是“家常便饭”，甚至完不成任务的连队还得加班加点。”欧大鹏笑着说，当时在各个连队之间还流行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宁愿明天洗被，不愿现在洗脚。”很多

人累得除了在放工路上打瞌睡，回到住处倒头便睡。

方向明也连连叹道：“真是又苦又累！”方向明记得，有一次连队为赶进度三天三夜不休息，结果完工后他摇摇晃晃地回到住处，想睡觉却怎么也合不上眼。

方向明说，当时负责宣传的同志也出了一些“怪招”，鼓舞大家的斗志。有一位搞宣传的同志书法很好，就想仿效岳母刺字激励岳飞的故事，在工人们身上用毛笔书写一个大大的“胜”字，不过这个做法只搞了不到一天就被党委取消了。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张贴各样激励人心的标语，各连队之间展开劳动竞赛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大坝以平均每天1万多方的填筑量不断“长”高，最高日进土量达3万多方。

“尽管赶工，但是松涛水库工程质量却相当过硬。”时任松涛大坝质检组组长的李振文说，“当时对土料的要求很严格，连一根小小的树根或杂草也要捡出集中销毁，后期大坝在170的基础上再加固加高，足以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。”终于，1959年8月5日，建设者们将大坝抢筑至170高程，保证了工程和下游的安全。如今，“170”已经成为松涛人拼搏的精神写照。



↑1959年8月，6万人参加了松涛水库170拦洪大坝庆功大会现场。



◀遵潭公社人民喜迎松涛放水。

揭秘

主粮供不上黄豆充饥

600多工友长眠“松涛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许春媚

记者采访中一些老松涛建设者提及，当年为了建松涛水库，有600多人牺牲在了那里。

老松涛人欧大鹏说，1959年，刚好工地上工程任务最重，人流量也达到最高峰。建设者投入了全部精力，但生活艰苦，物质供应非常有限。在工地上，宿舍、仓库车间、办公室等全都是草房；床是用竹子编的上下三层大通铺，人们戏称为“三层楼”。当时每1米宽度内要睡3、4个人挤着睡；大家干的都是重体力活，原本每人每天有2斤粮食定量，但1959年缩减至每天1斤，肉、油的供应几乎停顿。

工地上每天需要的粮食数量是惊人的，虽多方努力难免会有短缺。方向明记得，“有一次主粮供不上了，只好拿库存的黄豆当主粮。但黄豆脂肪高，油性大，海南人吃不惯，吃多了黄豆很多人拉肚子，严重的还有人虚脱。”

“因为缺油少肉，人很快就饿了。”欧大鹏有些黯然，“工友长期处在这种情况，身体慢慢变得虚弱。再加上工地上蚊子苍蝇很多，疟疾、痢疾、肝炎、夜尿症等疾病轮番肆虐，有数百人因病牺牲在工地上。”

方向明说，还有少数人是在工地上牺牲的，比如在挖导流洞的过程中，就因为盲炮爆炸、翻车撞人等事故而亡，或是有人受不了工地上的艰苦想中途逃走，结果在山上迷路饿死了。

记者曾听说过，在松涛水库的船上品尝鱼火锅时，如果有松涛人在场，他们在开桌前都会端上一杯酒洒向江心，以纪念那些长眠在松涛水库的英魂。

(本版图片引自《海南岛十年水利建设》，由欧大鹏提供，海南日报记者苏晓杰翻拍)